春秋歸義

春秋歸義摘要卷之二

獲嘉賀仲軾著　姪賀行素較

河北張縉彥　蘇門龔應熊訂

覃懷范印心　評　東海范　驤節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弑兄自立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林云春秋自隱至文大君相命諸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無錫命王室威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隱桓之際難言矣隱長應立而必欲自處於庶桓幼不應立必欲探父志立之桓既立而十一年不

得位使國人疑貳而莫知適從即桓亦自謂取所應有公然即位而不以為嫌魯之臣子亦公然戴弑兄之人而不以為異春秋託始於隱桓夫豈無意不始於隱則無以見隱之悖而正桓之惡周公之法魯之子孫先壞之其又何以責諸侯故書曰春王正月公即位益臨之以天子之尊嚴而治之以司寇之大法若曰公何人位孰授之云爾且見文武成康之世所以變而為春秋之世者始此也公羊以書即位為如其意既如其意矣又何求焉

桓以國人十一年翼戴之太子殺其攘位不遷者不自謂之弒也然不得辭弒者太子之位非命於先君隱授之爾桓立隱攝桓於隱故不得有君臣之名兄讓弟逆桓於隱故不得辭篡奪之實

三月公會鄭伯莊于垂衛地

鄭莊與魯隱爲好久矣旣不能爲隱討賊又與賊隱者會是吉凶不相恤安用前日之好爲也自鄭魯爲垂之會而天下之爲好者懼矣

鄭伯莊以璧假許田

祊鄭湯沐之地在泰山近魯去鄭遠許田周公之祀近鄭去魯遠先王之爲此者不但加恩同姓之國示王者之無外亦以犬牙相制防後世專據之患鄭魯擅相易而此意蕩然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莊)盟于越(近垂地)

鄭利在得田魯利在結鄭兩利相規而爲是盟也可以爲美乎此日盟者也又何論信不信渝不渝也魯隱猶可責以不王桓則併不可以王事責之矣此世變之所以漸下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殤公弑莊公馮立

孔父不死與夷不可得而弑也君子不幸當國家之難能以其身爲亂賊顧忌爲君父輕重可謂大臣矣左氏公穀雖有師承然其說往往支離害義此義例之所以曲生也如孔父之事大節凜然左氏乃曰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遂殺孔父

而娶其妻其誣甚矣何可訓也故傳但可以徵事
而不可與論義

宋宣公舍與夷而立其弟宋穆公不忘其兄之德
復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呂東萊曰宋宣公一傳穆
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引公
羊之說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考
其事殊不然殤公之弒宋督爲之也傳曰殤公立
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因而弒之與繼立之事
無涉其召馮于鄭而立之者蓋既得罪于殤不得

不求親于馮且因之以媚鄭乃事理之自然非爲馮而弑殤也以督之無君加以殤之不仁雖無馮猶弑也是宋宣即不傳弟而無所減于殤之禍也宋宣之傳弟宋穆之報兄不可爲嗣位之常法事固未可厚非也

滕子來朝

滕稱子杜註曰時王所黜於義近胡康侯獨謂桓弑君爲天下之大惡巳弗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春秋所深惡故降而稱子夫聖經所以懼亂臣賊

子者正不在區區名爵之間也孟子曰今有殺人於此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惟士師可以殺之今滕有罪而夫子黜之是凡人不得殺殺人之人而匹夫乃得擅諸侯進退之柄也然則滕無罪乎曰滕惡得無罪五等之爵何所逼廹而亟朝弑逆之桓書曰來朝亦未嘗不如其罪耳

三月公會齊侯僖陳侯桓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宋地

前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此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則齊陳鄭黨宋會之惡自見假令

沒公不書例三君而人之則何以見諸侯之橫目
其人而惡乃益著則稱爵因有時甚於稱人者又
惡在貴爵賤人以見義哉
張氏曰曾未有言其所爲者蓋事關世變特書以
著之也當時有奉天討誅亂臣之舉則宋亂不得
成矣三國合黨謀以賄行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
肆其志此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義甚精
而猶未盡也宋之弒君者督也繼死君而有宋國
者公子馮也馮非弒君者也與夷死而馮繼之自

以爲應得之物不自以爲亂也不知受國于弒逆之人是亦逆黨而巳幸其君父之死以自爲利而曰我不與聞乎故也天下亦誰能說之經書成宋亂者所以誅亂賊之藉口如馮者凡以督之罪易見而馮之心容有原之者也以此言之則黃袍加身雖對人流涕吾誰欺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枚乘有言曰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取郜鼎臧哀伯曾諫之矣桓能聽而用之太廟豈有此辱哉

春秋先書取而納書曰若猶有幾幸於從諫而止之意而無如竟以此日辱吾太廟也東萊不為魯太廟留此一綫而謂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不免小過

魯隱弒而鄭莊得田宋殤弒而魯桓取鼎此風習而陽樊溫原遂為天子守隧之具矣此觀世之大法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弒逆之人天下所同惡也況列在五等者乎故朝

抑即罪滕杞一也亦惡在侯與子之間哉如胡傳之言削滕而恕杞何可訓也

蔡侯桓鄭伯莊會于鄧林云此懼楚之始

傳曰始懼楚也問鼎之氛蓋不止履霜矣然楚之始封亦猶之蔡與鄧爾而世增其强以至主盟中夏中國爲之也蔡鄧鄭同心合力以剪燎原之勢天子與諸侯實賴之乃勤無益之虛文怠防禦之實事玩日愒歲雖全盛之勢不能支況三小國乎故鄧卒滅於楚而蔡鄭世爲楚役非楚之能也春

秋書之一以謹夷狄強横之漸一以戒謀國之人有空設無實事以取覆敗如三國者

九月入杞左傳杞侯來朝不敬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逆惡之人恐人之議己必多樹其兇威以懾服之故強於我者媚之齊宋陳鄭是也弱於我者凌之杞人是也彼杞侯者徒僕僕於逆賊之朝適足以召伐何益乎

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例尊者之盟大信時若桓者可以大信與之

乎是故會盟諸侯之事也君子無惡焉而有不可以爲美者則其事是其人非也不論其事不論其人而但於月日之上爭信不信則信奚取焉

冬公至自唐（林云此至會之始）

凡爲人子出必告反必面在禮歸而告至所以安祖考而重所托也桓得罪祖宗且所所如之事皆不可以告祖考故會皆不致必與戎盟也而後致蓋中國之侯不宜下會戎狄所以存魯國之體非爲桓也

三年春正月

王所以統諸侯也胡傳謂桓無王天王失政故不書王此本程子之言程子曰桓公殺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夫既正其罪矣何又於此見其無王陸粲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設令皆不書王是無年可書王也汪氏謂春秋初年猶以討賊望天子諸侯及中葉而弑逆者相踵無復可望故變例而從同同亦不得其說五年鄭人矢集于王陳佗弑立皆桓

公時事所謂春秋之初年也而不書王以正其罪何邪豈鄭莊抗王師射王之罪輕於弑諸侯陳佗殺太子簒立之罪更減于華督邪

公會齊侯僖于嬴齊地

傳成婚于齊初謂婚姻重禮當有媒妁之言而自爲此會也失之矣今乃知其不然簒逆之人而欲結婚姻於大國殆必固要之而後從歟故與尋常不同此亦婚禮變常之始

夏齊侯僖衛侯宣胥命于蒲衛地

公羊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亦以爲近古胡傳善胥命之說蓋本諸此不知胥命者相推許之詞也衛推齊齊亦推衛禮樂征伐二君自相許無復有天子矣春秋本其實而以胥命書之見前此未有也然則胥命可以爲美乎諸傳但以結言不盟爲說未盡經意林堯叟曰書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獨得經意

六月公會杞侯武于郕魯地

杞來朝者也能朝人不能敵人乎卽有小失抑豈

不可諷諭而必觀之兵杞受入而不敢怨復求成
焉蓋於是而魯之兇威著矣所謂制一杞以挾諸
小國也但魯桓徃會之時恐亦難爲顏耳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爲大逆然逆女則書公子逆女重事自應書公
子翬豈以書公子未減其罪耶諸家謂翬稱公子
于桓之世明其爲桓之黨共爲游殊謬

九月齊侯（僖）送姜氏于讙（魯地）

既言齊侯當言送女或如季姬季姜稱字不當復言姜氏言姜氏非女也外之矣國君體尊婚姻禮重齊侯不能以禮處女而親送出境閨門無訓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讙

逆稱女送舉氏會于讙单舉齊侯文姜失行不足爲魯夫人經於入門之始葢已三致意矣若嘉禮野合在國君固失承祧之重在姜氏猶屬第二義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以夫人姜氏至而言夫人姜氏至以者尊而奉之以來歸國母廟見未成禮之稱親重之詞也不以而自至者明乎已夫人之矣嘉禮野合輕畧之詞也陳鍼子曰先配而後祖誣其祖矣是不爲夫婦自古閨門失禮未有不啟亂亡之禍者

冬齊侯僖使其弟年來聘左傳致夫人也

有年

君之所與立國者民也故旱則書水則書螟則書蝗則書皆以憂民也而有年則亦書嘉民事也胡

傳獨以爲災豈其然乎是使民不幸生逆亂之世終不當飽食安居也此祖董子之言而失之者董子誘君以爲善者也故以災異爲仁愛則可春秋論事以有年爲災異則無此理

四年此年闕秋冬二時

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是也于郎非也郎爲魯地人君撫有一國何以不得狩于郎君行師從逾郊而狩擾民也大矣君子以爲無愛民之心故譏之也

及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春去王為見桓無王則此以事臨桓者也稱天王何說邪

魯肅謂孫權曰諸人皆可降操惟將軍不可彼宋魯陳鄭齊衛互相結黨君子惡之然或藉賊臣之力以竊國或藉强鄰之援以固身蓋皆自為有所利焉彼天子者安所利乎亂賊方弑父與君而為之君父者又寵嘉之更何憚焉彼亂臣賊子力足以更姓改物豈天子降心加禮所能免乎蝮蛇螫人爰弗肯殺而又親就之求其帖然相安于懷袖

之中自古及今未之前聞魯桓弒逆竊國不禀命于王周之君臣卽不能問渠伯糾之聘胡爲者也傳曰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似未安天子使臣何不可名之有且五年仍叔之子明是有父之詞何以不名杜註伯糾是名渠爲氏公羊以爲下大夫胡傳以伯爲爵宰爲百官之長名爲貶又不能通于榮叔則曰王不稱天此聘王未嘗不稱天何榮之有

此年經無秋冬二時說者紛紛王氏經世曰胡文

定本程子之意說近鑿謂聖人有意筆削不如杜氏言闕文之爲長也夫亂臣賊子聖人無如之何區區春去王王去天天去時以病之是胡傳之春秋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卒陳佗弑太子自立

穀梁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非也陳侯之赴實有此兩日故卽以兩日卒之公羊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亦云然啖氏曰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

臣子從之豈有人君出走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曰乎乃晉義熙年間燕王熙曾有此事亦理之不可曉者但無兩日卒之理左傳國人分散故再赴差爲近理春秋不欲沒其實故存之以志陳佗之亂與書公薨不地之意同或甲戌下有闕文然不可考

夏齊侯僖鄭伯莊如紀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襲之紀人知之

諸侯有朝聘之禮然尊不朝卑大不朝小齊鄭以兩大國而朝于紀豈情也哉以交好之禮爲盜賊之謀先王所以制諸侯使相親睦者自此廢也此

春秋所深惡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此仍聘桓者也就事論事則聘爲重而世官之意輕胡傳專論世官而于聘桓之是非不及豈以天王用人之失重于寵桓乎抑例有不能强通者乎公穀皆譏父在子代尤非經意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

胡傳謂桓王伐鄭非天討故王不稱天諸家附會之而責備于王殊無臣子之意六師在郊鄭不請命而悍然逆戰矢集于王康侯全無尤鄭之意是何等春秋也此此時誅鄭之罪必不可已奈何始則無謀繼則隱忍王之不足與有爲可恨耳伐鄭未失也穀梁曰鄭同姓之國也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公羊曰從王正也皆庶幾知天子之重諸家之言不達于義夫獨非臣子乎

大雩林云書大雩之始杜云十二公傳惟此年及襄公二十六年有兩秋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以建巳月之祀而舉于秋故爲不時書以懲過所以重民事也若魯不當雩于上帝與郊禘同春秋不能譏郊則亦不能譏大雩矣

螽

大雩而又螽則旱蝗可知彼以有年爲記異也者可以此旱蝗爲宜然乎

冬州公如曹左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州國雖微不可考然春秋不以爵假人其曰公則是公而已矣如虞公虢公之屬是也胡傳以畢高衛武爲例事無所本且於滕子削侯之說不亦自謬乎

六年春正月寔來左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春秋垂者國事上言州公如曹下言寔來則見以有土之君無復宁宇且人非萬不得已誰肯輕去其尊榮而自卽于流寓然而州公爲此者是可哀也非强暴之外廹則亂賊之內肆紀侯大去州公

定來其事畧同小國生于亂世有土不容假令王法而行諸侯安得有此此春秋之所甚傷而書之以志亂也若夫州公之賢與不賢有禮與無禮宜名與不宜名皆在所緩矣公穀胡傳之紛紛皆非經意也惟家氏責州公不能以死守社稷爲圖存之計而輕去其封守其理最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紀廹于齊而諮謀于魯情誠可哀但桓非可與共事之人而魯亦終不能庇紀固不如守正不奪勉

力自强之爲善也嗟夫死亡廹于前而憂怖亂于內君子所以矜紀者多也然而春秋不與也據百里而侯之自宜無所屈橈於人無自固之策謀于盜賊以乞活亦何顏以謝先君故成之會春秋不滿於紀者大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簡車馬也林云此大閱之始）

八月大閱傳以爲懼鄭忽畏齊人則是有爲而閱未可全非矣然而不免于識者則以桓之所以爲國者非也教戒無素聞風勞擾春秋書之于以見

桓之所以爲桓者如此而已非以大閱爲可不事也是故以義服人者大國畏之以力自爲者無事而自擾者也或以僭王爲譏亦非

蔡人殺陳佗

陳佗乘陳侯之病殺世子自立此法所必討者今死于蔡人之手足爲一快然未可以是予蔡人也左傳謂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然不言其所以殺之事穀梁謂陳佗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而殺之公羊曰淫乎蔡蔡人殺之

則蔡旣不聞有討賊之師當是乘其隙而殲之耳程子謂蔡人私殺之是也或曰宣十一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亦可謂非楚莊殺之乎與此奚別焉曰是不然此年上有辰陵之會下有楚子入陳則楚人以陳人爲事而親行者也於殺夏徵舒也書月則與衆共棄之矣然春秋猶以法不自王而書楚人今蔡人之殺陳佗也旣不聞伐陳之師又不書月日穀梁所謂以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豈可以陳佗有可殺之罪遂予蔡人以討賊乎

討賊天子之事也衛人殺州吁則與衛人蔡人殺陳佗則予蔡人楚人殺徵舒則予楚人人自為君安用天子為邪故法總持于天子天子雖不行法法在法散寄于天下天下復不行法法亡然則州吁陳佗夏徵舒之事謂之彼善則可謂聖人假以討賊之權無是理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文姜不正蓋明其為魯子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是也公羊曰其諸以病桓與亦此意所以示有國有

家者宜致謹于閨門之內也若與子定于立嫡則所從來矣何待同生而後見乎

冬紀侯來朝

紀逝于强齊而諮謀于會君子矜之胡傳謂志不在朝桓故免于黨惡之貶程沙隨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之賢否是康侯所以恕紀也雖然紀侯以侯服之尊乞憐于弑逆之人又安問是非乎必欲以滕紀二覲吾未見其可也或曰桓卽篡弑天子不再聘乎何責于紀侯曰春秋憲文武之法以

尊時王非以時王之去取爲順逆也一逆桓而天子聘諸侯朝王與諸侯皆失天王之寵命可褻而文武之成法終不可假是故春秋之義雖天子不能奪也康侯削滕而恕紀非春秋之旨不可訓也

七年（此年闕秋冬二時）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不仁矣乃不仁之事有大于火田者焚咸丘何以書而且日邪人君撫有一國民物咸待命焉禽獸草木雖微以禮用之斯無憾矣竭澤而漁焚

林而田其謂人君之心何故矢魚狩郎焚咸邱悉
書之所以廣人主之仁不宜以物命爲戲不直爲
一事之失已也公穀皆謂譏火攻以咸邱爲邾邑
劉氏曰經不書伐則是火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傳云四年宰糾書名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不
復能用刑也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名而去二時以
見諸侯不復能修其職也夫天子不能用刑諸侯
不能修職則秋冬二時無時而可書又不但桓之

四年七年當闕也陸燦云亦幸而四年七年秋冬無事可書設有如五年秋之從王伐鄭六年九月之子同生則如之何將去其時並没其事乎故義既不可強通亦以爲闕文可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穀梁疏凡烝合在夏之十月何休云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今正月爲之違月隔年矣穀梁傳曰春興之志不時是也則周之以子爲春自漢以來無異說而胡傳云周官大司馬烝

以中冬令魯烝以春正其不同何也見春秋用周

正紀魯事也此語絕不可曉夫周官所謂中冬則

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魯人遲之兩月故春秋

譏其不時令不責魯人之怠而謂春秋以周正紀

魯事豈以子月爲周之中冬周人改月未嘗改時

而以魯人子月之烝爲是邪若然則子月安得爲

見新物之月而穀梁所謂春興之志不時者又不

可通矣汪氏曰文定據逸周書維十一月既南至

日短極謂周以子爲歲首故不改月數竊考逸周

書文體全似呂令其言多與古書殊異或後人假託之書況六經惟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稱之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二月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爲非也汪氏亦據書而言且與穀梁合可盡以爲非而必以逸書爲據邪

天王使家父來聘

弒逆之人天王下聘至再至三不已甚乎天王之失政於此爲甚凡此之類稽其事而義自見原不

在名與不名胡傳必以名爲貶至此則曰旣名冡
宰於前餘無責焉是冡宰不可聘而餘皆可聘也
假令初聘卽使家父胡傳且何以說經哉且家父
卽非冡宰然天子之大臣不重於遠方之小侯乎
若以旣名冡宰餘無責之義推之則旣削滕侯穀
鄧亦可無論今乃字家父而名穀鄧又何輕重之
不倫內外之不平也此可稱天則以去天爲貶者
亦非矣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羊曰譏亟也胡傳謂再書而一貶非也祭有常期失時則怠數舉則瀆兩烝兩失豈曰一貶苟春烝不書止書五月烝將遂不爲譏乎

秋伐邾

高氏曰紀也滕也鄧也穀也郕也杞也或朝或會邾不修舊好故伐之於此見邾不忘隱公之好而有疾惡之心經于儀父必書字有以也惜其力小不敢斥言以正桓耳伐不稱公于以見桓之義屈

氣歉而不與其從也書曰秋伐邾其辭微矣

冬十月雨雪（在夏時爲八月酉月也）

若以夏時冠周月何不言秋十月而言冬冬宜雨雪何以爲異異正以八月也八月書冬何夏時之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林云書遂始于此）

婚姻人道之始王后母儀天下以天地宗廟之托使弑逆之人主之非所以爲名也以卿往公監之禮祭公一人逆之非所以爲體也不選求年德使

杞侯以私求得之非所以爲慎也書曰祭公來遂
逆王后于紀見事之成于魯而天子以敵體之重
典徇侯國之私求爲自輕也穀梁曰不言使不正
其以宗廟之事卽謀于我故弗與使也獨得經意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往迎者爲王逆后故稱王后來后者紀之季姜故
稱紀季姜婚姻者合二姓之好雖云天子王后之
尊亦必有姓氏以正其始春秋號曰后禮已成于
歸稱季姜申父母之尊言子尊不加于父母從父

母之家而將歸于王據父母之家爲文故于歸申
父母之尊也胡傳椽屈下逮之說非正論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忘其危疾而使其子朝于𨽻逆之人是亦不
可以已乎胡傳曰君疾而儲副出麐窺伺之心其
論確矣尸子曰夫已多乎道義亦近正然而未可
行也世子制命于父者也逆命不行勿乃有死父

之心而生讒人之隙乎故臨樂而嘆世子亦有大不得巳于心者乎曹伯危疾之中而猶使其子朝桓覘勝與穀鄧何如春秋何以不貶其爵不名其君胡傳何以無說處此也

十年春王正月

胡傳引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以爲桓至是其數巳盈宜見誅于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非也所謂十年而後棄者謂不十年侈其惡不遠蓋積惡之謂也今所誅於桓者弒君耳非謂弒君之

罪不足以死桓必俟十年之積惡盈其貫而後議之罰也如謂弑君者必俟十年而後誅以就盈數桓宜一也宜十年不書王豈其數未盈乎吾于是而益知其不然也然則何也因天道之變以著無王之慨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十年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宣于桃丘弗遇衛地

魯桓受欺衛宣誑魯兩不須論春秋義在存王桃

邱之事何關於大故而特若爲桓書之者何邪衛宣侯服之國既不能顯義以絕桓乃結私黨而責友邦義與信兩棄春秋書之所以責諸侯之不可方物者非爲桓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

來戰是也其所以來戰者非也猶之用師借不以此爲正名討賊之舉也忿爭角力無言可執則直戰而已矣三國以方伯之重與無名之師故目其君而言來戰左傳曰我有辭也然則不能屈桓而

反為桓所屈義與不義而已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衛宣從王伐鄭鄭得罪于王王討之不克衛不能與王同仇正鄭罪而申王靈亦已矣曾幾何時而復與鄭合為郎之師為惡曹之盟此見諸侯同心無王久矣射王之惡不獨一鄭為然卽衛雖從王伐鄭而幸其敗其情亦已明矣此春秋所甚惡故直書其事非胡傳奪爵之說也

林堯叟謂鄭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

而自立自有參盟以來莫甚於惡曹故畧之此語亦不可曉鄭不須論滅后之母家在齊襄之時抗子突亦衛惠事非此二君亘惡曹之盟三君所作何事即無滅紀抗突兩事可遂不爲罪乎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莊公卒世子忽立是爲昭公

鄭莊處心積慮必去母之愛子以自爲子孫計而不知天道甚邇諸子自相殘滅乃甚于己之逐弟可畏哉

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而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林云此書執之始

執人之相而脅其逐君以立其所私春秋之時不但亂臣賊子橫行無忌即有國之君亦以君位為可私之物而為意之所欲予也此宋公即鄭莊所極力保護與之共佐殤爭國之公子馮也莊之屍肉未寒而搆其子亂其國以為利吾是以知君子貴愛人以德而阿私所好以禍人骨肉如鄭莊者是千古之龜鑑也祭仲身為千乘之相而無匪躬之節逐君君賊有如兒戲葢君臣之義不明于人

心久矣公羊乃以爲行權豈其然乎
祭仲杜註以爲姓名公羊胡傳以爲字非定說也
祭仲之事考其始末衡其是非明大義可也名與
字不必深論不然設杜註不謬則稱字之義不幾
於不可通乎胡傳又以尊王命貴正卿爲說然則
宰咺獨非王命乎天子之冢宰反不如諸侯之命
卿而尊之貴之邪且祭仲卽不爲命卿而柄鄭之
政權何嘗不重

突歸于鄭

突何人而歸于鄭公羊曰挈乎仲也仲不挈則突不歸忽不出廢立存亡制命于大臣亂賊之世其權必有所旁落若仲者誅之首也

突書歸胡傳曰歸有二義一順詞也一易詞也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又云以小自繫之齊者明宜有齊也然陽生亦稱國豈亦宜有齊乎考之小白去疾陽生皆以國氏皆不稱公子而書入楚比以國氏稱公子書歸惟突不以國氏不稱公子書歸以突之歸為易也則陽生不難于突以

陽生之人為逆也則突不順于陽生竊詳之人者不可下之勢直入而竊位者也歸者不可知之詞始自外而歸耳成與不成聽命于人者也齊小白莒去疾皆直入以為君陽生雖挈于陳乞然與安孺子勢不再討故稱國弑入見其挾長而逼幼君耳若鄭忽則祭仲所立也鄭突則祭仲所挈也祭仲雖要于宋人而挈突以歸既歸國而權不在宋人矣仲苟不肯叛忽一反手間突雖有希覬之心倘在可知不可知之際非易詞之謂也惟仲不顧

君後失得以蓋國非奕之初來遂能收鄭國于掌握之中而與忽爲不相下之勢也故不言入而言歸其不以國氏者不足以氏國也嗟夫宗子維城本支百世兄弟之間處置得宜誰無親親之情惟或寵幼使之奪長或播棄使之失所或輔逆使之効法于是大奸窺伺禍亂相尋則貽謀者之過也

鄭忽出奔衛

言鄭忽忽忽有鄭矣有鄭而不能守至于出奔曰鄭忽賤之也夫忽非幼主也立又數月不能自執國

柄乃制命于仲仲以突自外歸而忽居中禦之易耳詹皇失措避之而去倘可以言君乎則是一夫故賊之也

录會宋公(莊)陳侯(厲)蔡叔盟于折(朴云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此時中國諸侯之亂極矣各自結黨齊衛鄭既合爲一黨魯于是結宋陳蔡爲一黨遂使大夫可以上盟諸侯諸侯亦利于私好恬不爲怪而講信修睦之意蕩然矣春秋載筆至此巷思一大創之而不能也

公會宋公莊于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莊于闞魯地

天子有朝覲之禮諸侯有交鄰之禮未嘗禁其會但禮有常期故民不病勞郎偶有事變亦非數舉如魯宋之亟會姑未論其事情亦已厭人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莒子盟于曲池魯地左傳平莒杞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宋地郎句瀆之邱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卒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莊于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鄭地

突何以稱爵以王法治之不止一突從史之舊文

何嫌于爵且此時突既自立爲伯會諸侯矣雖欲

不稱伯不可得也

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重書丙戌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

而伐宋戰焉

桓之于宋二年之中四會而再盟卒至于戰且合鄭之師頓忘郎之役乎君子之為國也朝聘會同有禮乃內不恤其國家而專以宋鄭為事魯世為天下輕動之不臧非國弱也

言及鄭師鄭鄭伯不親行也丁未戰于宋則以我主之也此戰胡為乎來哉所以求成于宋者為鄭也所以與鄭伐宋者宋不與鄭成也宋與魯非有失和之事且桓之母家也六年之信不足固一旦為

鄭棄之乃所所與宋戰者則我親行之也急鄭人之所不急戰鄭人之所不戰損師而爲鄭人恩勞身而爲天下笑故經沒公不書深厭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己巳及齊侯僖宋公莊衛侯會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公穀註疏以爲龍門之戰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

魯復與紀爲黨齊復與宋衛燕爲黨各用忿兵暴骨以逞紀侯畏齊而附魯宋公責賂而仇鄭魯桓爲無故之爭燕衛爲同聲之附律之以王章皆誅

也胡傳謂越匡考經文內兵則以紀爲主而先于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于宋獨取穀梁之說以不地爲于紀也公羊以不地爲近于郎按去年十二月鄭魯方戰于宋此則安能旋兵于紀且齊欲滅紀不須借三國之力魯鄭援紀宋人襲其後矣此是戰宋之後未解宋求助于齊衛燕魯亦援紀以益鄭蓋援兵再戰故內兵主紀而外兵主齊也其不地者仍在宋也胡傳云紀不敢越境助人亦是然齊既不可申好不得不固魯以求援宋之戰

鄭推魯以爲鋒宋既借齊衛燕之力以爲援鄭雖欲不與魯合力致死不可得矣

元年魯鄭盟于越而十年爲郎之師三年齊魯結親五年齊鄭如紀二年魯成宋亂十一年桒盟宋于折十三年互仇而爲龍門之戰友邪不足恃而加之以會盟鄰好不足恃而篤之以姻親曾幾何時會盟姻親一無可恃矣周公不可作齊桓管仲安得不爲天下重邪

三月墊衛宣公

衛宣以十一月卒衛惠于魯鄭何不共之讐而背殯即戎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人之無良乃如是乎捐其父子以殉人之好者所謂小人之交如醴而不足信者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是時諸侯輿得巳之忿兵背棄盟好篡君自立忘父即戎搆難責賂結黨佐鬬信意恣行天子亦不

闕王之失政侯之失職孰大於此而不去秋冬二時又何說邪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傳曰曹人致餼禮也於此想見諸侯好會之景象焉此先王重朝聘會同之禮也惜乎桓之此行乃私相黨結不足以稱之遂以好會爲罪爾

無氷

夏五

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聖人之慎也夫此夏五

月也聖人猶存傳疑肯倒侯爲子改冬爲春乎則
聖人之不改事實亦既彰彰矣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

魯鄭私結深矣弑兄之桓篡兄之厲循所謂物以
羣分者乎

國有大事君與大夫謀之弟雖親不在其位不得
預政禮也然齊侯聘魯則使其弟年鄭伯盟魯則
使其弟語君舍其大夫而弟是任弟亦忘其嫌疑
而政是干勿乃示人以私而離臣子之心乎雖然

使弟是以弟爲親也因親示信所以崇好而固交也人亦知弟之親足以重國家乎柰何動生猜忌而兄弟之閒鮮有善其終者是誠何心哉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甞

穀梁曰以爲未易灾之餘而甞志不敬也夫甞必有兼甸之事焉是也御廩災未必可廢甞也惟壬申災而乙亥甞是無省躬齋肅之心以爲故事焉爾故可罪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卒 襄公立）

齊僖忘魯桓之弒逆而以愛女妻之既又以宋鄭之小故而棄之甥舅尋兵連年不解此殆非人情是故義利不明而愛惡失其輕重不獨一祿父也

宋人（莊）以齊人（襄）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左傳宋人）

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鄭突以篡君得國宋莊以援私亂鄭二國均爲戎首鄭之背恩宋之責賂皆是非所不及焉不自反而尤人無已各殘其民以逞此王章所不貸也齊

魯陳蔡衛互為左右祖用得已之師殺無罪之民又何說乎故皆書曰人見其為匹夫之爭也是役也齊罪為亟伐義執言解忿息爭皆力能得之于宋乃身方在殯不哀其君而反以師從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使家父來求車

天子甚尊諸侯甚畏非獨天子違制廢禮以為不可雖諸侯欲以非道貢獻私求媚悅不受也故天下知天子之不可褻而敬心生若車服之細天子

雖貧何至勞大臣下求邪既求之則不得不受其獻受其獻則不得復抗其尊亂臣賊子如魯桓至此太山而四維之矣胡傳祖孟子利國利家利身之言爲之敷説歸之於昭儉德不知孟子之言自是正理而此時之天子所急者非儉德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莊王立至莊公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厲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鄭世子于是始歸則前此君鄭者何人也一出一歸而忽與突之是非定矣忽不稱爵未踰年而出奔未成其爲伯也

伯君鄭者也而爲鄭之伯者乃非其所宜伯者也世子嗣君者也而爲鄭之嗣者乃其不得爲伯者也杜謂忽不能自君人亦不君之此非所以爲訓繼體之君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寺之手欲其識時觀變制馭奸宄臣民不擇所已聽其自成自敗而歸咎于其不能自君不亦異乎若突之出奔禍

起祭仲所謂以不臣誨不臣詩不云乎截胥及溺其何能淑復歸者既失而復得之詞也顛濱以復入爲鄭人所不喜是以國人制命非正論也

汪氏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哆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羇莒展輿不稱爵者忽羇未成君展輿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武叔攝而位未絶也衛衎位已絶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

篡寶遂非如忽黔牟可以兩君言之也郲侏儒不名小國紀錄簡畧耳

許叔入于許（杜云許叔莊公弟）

隱十一年鄭伐許許莊公奔衛鄭以許叔居許東偏是許之先國从矣鄭亂而許叔因以入許是復其故土禮其先祀義之所得爲也胡傳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其言豈不甚正然是時之天子方伯可知也有如告赴之問未必即能得之而鄭人知備許其可入乎即不然天子不問諸侯不應許叔

又不可擅入是終世而許竟不可復康侯何責之

深也

公會齊侯襄于艾齊地

齊僖以去年十二月卒今郎與齊襄爲好會桓忘

僖之怨襄亦忘父之喪必有主之者矣以此言之

則文姜之不正蓋自在國之日已然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註以爲附庸之世子附庸之君宜稱名世子宜

稱人公羊以爲狄之胡傳謂三國之君不奔王喪

而朝於弒君之賊故狄之按諸侯之朝桓者多矣無不稱爵非以無王喪遂許其朝也至如邾子自隱公之世與魯結好再盟皆抗敵國之禮前此未嘗相朝無一旦無故肯屈於桓之理則杜引附庸之世子稱人爲是且春秋所以責朝桓者亦不在稱名稱人之間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鄭邑入強詞也挾其君父之土而與世子並立者也

鄭之世子方始歸鄭櫟安得復有一鄭伯然春秋不削突之爵何也不能削也衛宣未薨而朔書衛

侯見諸侯之無父世子據鄭而突書鄭伯見諸侯之無君

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旣𢟍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巳不能保則人取之矣語亦有病忽直是闇弱不自立𢟍行無所指証葢因突稱爵創爲此言耳春秋之君居正不能自保者何限未嘗盡削其爵也且責居正者盡道則可若因居正者不能自保遂予亂臣賊子以爵恐聖人無此戒法且諸侯助之皆是亂黨何足爲重從來

亂臣賊子冒朝廷名器傍觀雖不平亦安能禁之如蒼頭子密能不謂之侯乎鄭突書爵亦是類也吾故謂聖人不能進退諸侯以此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衛侯惠陳侯莊于袲伐鄭

袲宋地

左傳曰謀納厲公也忽以世子歸鄭而必欲伐之突以篡臣據櫟而必欲納之緣宋曾衛之君得國皆不以正故惟恐亂臣賊子不得立所謂物傷其類也是以君子除惡務盡

宋莊方以責賂仇突今又會兵納突其所以報鄭莊者傾覆殘忍殆無餘力不仁之人可與爲德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桓衛侯惠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莊衛侯惠陳侯莊蔡侯桓伐鄭

會曹伐鄭皆爲突也而或以伐突爲疑是時忽居鄭突居櫟言伐鄭其爲伐忽無疑諸侯必欲去其異己者納其同己者不克不已自是而忽弑矣高渠彌蓋有所傍而動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林云此書至伐之始

桓會不致此致者胡傳以爲無王恣行公羊註善桓行義穀梁註喜得全歸胡近正而亦未盡桓無王已久何獨致伐乃見然則何也桓會不致必會戎伐鄭也而後致會戎伐鄭是桓而已矣蓋於是而桓結黨醜正之事止矣

冬城向

事義全考據下文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十月在夏時爲八月農功未畢豈可興役乎然以桓之勞

民卽農隙未見其可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惠出奔齊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黔牟惠公奔齊

急子孝也然大可恨也大杖則走迯欲殺之乎知其死而不肯逃于義何居哀哉壽子也不忍其死以身先之與以免兄而卒不免可傷也已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黃齊地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衛朔是齊所欲納者而齊紀則非桓所能平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魯地莊五年秋郳黎來朝名未王命也邾未命與郳同而稱字故知貴之也

儀父書字貴之猶蔑之盟也邾小國而能固盟守信是可貴也春秋無惡於盟惡其盟而無信及私盟而害於義者若邾者可免也已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魯地林云此齊魯交兵之始焉魯之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

左傳疆事也夫疆場之事苟無大故不書可矣曰以嚴之何也此見立國有道交鄰有禮而區區要結不與焉正月盟黄而五月戰奚其好安在盟者自盟戰者自戰周旋揖讓之綢繆刑牲涖神之約誓曾無信宿之情故內沒主戰者外削來戰者而稱及稱人所以致恨于魯之失者深矣魯之失猶不在黄而在艾之會也子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何齊之敢肆何紀之不可庇乎是書戰奚之意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季蔡侯之弟也不言弟而言蔡季此見季之賢足爲國輕重不獨以弟故當親親而已有弟賢而棄遠于陳此蔡侯之過也書蔡季自陳歸于蔡其所以丁寧於天顯者深矣

癸巳葬蔡桓侯三月而葬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胡傳取之辨疑曰蔡季請謚之事三傳史記皆無之

啖氏何由知之乎是亦臆說而已此言是也若以稱侯爲嘉之則諸君稱公魯君生死皆稱公夫子豈以不義奉人者邪胡傳謂魯稱公爲虛位何獨他國之君爲實尊邪胡傳視諸侯稱公甚重故前貶衛桓此取蔡桓而不自知其鑿也三月而葬葬不如禮不能以禮葬乃能請謚乎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傳伐邾宋志也

齊魯正月盟而五月戰邾魯二月盟而八月伐魯之伐人陵與國又甚于齊之利紀而讐魯矣然則

奚之戰齊之輕魯魯不但無所愧耻又且效而尤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年冬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經不書殊不可解夫春秋所書弒君者一國之變天下之通惡也故特正首惡之名以懲亂臣賊子君鄭忽則異于是以應立之世子諸侯必不使之立乎其位宋挾祭仲逐之于前魯衛陳蔡再伐之于後逆突據巖邑逼之于肘腋之間是內而宗子宗卿

外而方伯與國皆甘心黨亂賊以與嗣子爲難非一高渠彌足以死忽也故不書高渠彌弑君者必欲治鄭之事將有甚于高渠彌者在君止誅一高渠彌則突可分罪而宋魯陳衛諸國之罪亦俱解免且無以見當日天下之亂遂至于此也是故齊討子亹殺高渠彌俱不書非謂殺之不當正以爲非治鄭之本源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襄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水名

縱其夫人會所私之人又以其夫人之所私人之國不仁之人天奪其鑒桓之謂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春秋之中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婦弒其夫者則文姜獨也先王謹男女之防未必皆有死亡之禍也而死亡之禍恒于是生禮之不可以已也夫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杜云丁酉五月一日

公何爲如齊公何以薨齊魯之君臣迎喪而泣可

但巳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自秋徂冬魯人之所經營者葬我君桓公一事而巳春秋書秋七月于上書冬十有二月于下非無意也葢隱然以問之恬然即安之臣子也自公羊爲讐在外君子辭之說而人理亡矣

魯桓竊位十有八年推刃于隱而兄弟之倫亡王聘不報王喪不奔王貢不至而君臣之倫亡以婦

從人捐棄廉耻而夫婦之倫亡至于成宋亂助鄭突辱太廟假許田更不足誅矣隱桓之世亂臣賊子相繼至于衛宣齊襄習于鳥獸行恬不爲異而人理絕矣是中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諸侯也